

「茅盾獎」得主 李洱

84萬「顆粒感」文字

「無限真實」描摹生活

無限接近現實而又高於現實是藝術表達的追求，當電影藝術試着用每秒120幀的圖像帶給觀眾極致真實的體驗時，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李洱在試圖用語言無限真實地展現這個世界。他以「超低空航拍」的姿態，無限貼近地面，將生活盡收眼底，花費13年創作長篇小說《應物兄》，用將近90萬充滿「顆粒感」的文字「無限真實」地描繪一幅豐富多彩的當代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的生活畫卷。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通訊員 邵祥鸞

李洱是中國先鋒文學之後重要的代表性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花腔》、《石榴樹上結櫻桃》等。出生於知識分子家庭，讀完大學，而後在大學裡教書，再到專業作家，一直在和知識分子打交道的李洱，對知識分子的心態和生活非常熟悉，擅長並熱衷於描寫知識分子。

李洱曾說過，此生只打算寫三部長篇，分別寫給歷史、現實與未來。2001年的《花腔》是李洱寫給「歷史」的作品，在作品中他對在動盪歷史中的個人、知識分子如何對抗文化與政治的力量以及歷史的慣性進行了思考與追究。而當全球化影響了每個人的生活，西方文化滲入到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國社會又會發生哪些改變？在這部寫給「現實」的《應物兄》中，李洱把這個社會中擁有着最敏銳的觸角、最能捕捉到社會細微變化的知識分子作為「晴雨表」，展示了當代中國社會的生活。

在這部小說中，李洱借鑒經史子集的敘述方式，記載了形形色色的當代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的言談和舉止，圍繞着主人公應物兄的生活呈現他們的命運；包羅萬象，多層次多角度立體地塑造生動的人物形象，展現三十多年來知識分子的生活經歷、精神軌跡，可以說是一幅浩瀚的時代星圖。

十三年磨一劍

李洱2003年開始準備《應物兄》的創作，2005年開始動筆，寫作歷時十三年之久。在近日作客鄭州松社書店做分享會時，李洱自嘲為「這可見作家之笨，並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情。」但這又何嘗不是作者對寫作投入、對文字負責的表現？

動筆之時他在牆上貼着「寫長篇，迎奧運」的字幅，準備在2008年截稿後開心地看北京奧運會，誰知這一寫就是十三年。這期間，李洱經歷了自己車禍、孩子出生、母親病故等事件，個人生活、心境也發生很大改變，着手此部小說時尚為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寫完已年過五旬、兩鬢斑白。

《應物兄》立足於展示「現實」，但在當下瞬息萬變的世界，13年間，時代又在一刻不停地向前推進着，可以說故事的發生時間與作者的寫作時間基本是同步的。這部小說追隨着時代的腳步不斷地被推翻、改寫，曾一度達到200萬字，其間寫壞了3台電腦。「李洱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曾經有一段時間，他甚至不願意結束這個故事，「每天都與書中的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隨形，與書建立了休戚與共的關係。」

「一個人和別人爭論產生的是廢話，一個人和我爭論產生的是詩，一個人和自我和世界爭論的時候，會出現另外一個世界。小說試圖寫出這個世界不同層面的爭論與討論。」為了讓讀者進入這個對話空間，他最終還是呈現出84萬字的作品來跟讀者見面。

小說面世之後，有評論界將小說比作《圍城》或是當代版的《儒林外史》。對此，李洱在分享會上談到，知識分子是很難定義的。在當下被知識包裹的時代裡，只要是除了思考自己的兒女、官位與錢包等自己的利益之外，關心到這個社會上別人的生活、更廣大人群的處境、擁有家國情懷的人都可以稱作知識分子。「和《圍城》相比，我的這部小說涉及很多思辨問題，涉及人們頭腦中的思想風暴。那個時代，我們並沒有處於一個知識的世界，而當下我們都被知識所包裹，我表現的還是這個時代所有人的生活。」



李洱《應物兄》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李洱講述《應物兄》十三年的創作歷程。

沿用儒家傳統 嘗試「對話式寫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早前，李洱在鄭州師範學院嵩山學堂音樂廳舉行了「寫作與情懷」專題對話會，李洱說，寫完《應物兄》的那一刻他喜極而泣，這其中既有一個作家對自己寫作品質的堅持和期許，也有對文中人物生死不息的憐惜和審視。提到自己的獨特的「傳奇故事」式的寫作方式，李洱強調，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整個社會呈現多元和碎片化的傾向，時代需要一種突破傳統寫作方式的新型小說出現來面對時代急劇的變化。《應物兄》中採取的「對話」式寫作方式就是這樣的一種大膽的嘗試，沿用了《論語》中儒家應對世界的核心思想，探討了「言、知、行」的統一。

生活帶「毛刺」 細節更動人

在這84萬字裡，各色人等粉墨登場，僅給予不同篇幅描寫和勾勒的鮮明形象就不下70位，人物遍佈政、商、學、媒體、江湖、市井，還涉及生物學、歷史學、語言學、藝術學、醫學乃至堪輿風水、流行文化等各類學科知識，並將之妥帖地落實到每個敘事環節。於是那麼多的人物、知識、言談、細節，都化為一個紛紜變幻的時代的形象，令人難以忘懷。

但是這種百科全書式的超長篇敘事，也讓有些讀者感覺「很難讀下去」。對此，李洱表示，我們已習慣看那些展示生活傳奇性的、節奏較快的、急於講故事的小說，而好像不敢去讀逼近心靈的小說。

而李洱試圖打開隱蔽的角落，展現生命和心靈的褶皺。他以李安電影為例，表示他的寫作和李安拍120幀的電影一樣，想要無限地接近「現實」。李洱說成熟的作家不敢使用抒情化、甜膩的語言，他認為語言裡充滿着多維的情感的交織與各種觀點的碰撞，在一句話或一個句群構成對話空間，才是作家要達到的效果。「我相信是某個瞬間這個空間暫時阻隔了他，就像被大雪擋在村外的郵差，在冰雪消融時，我相信他會進入這個空間的。」

「生活也是有質感的，毛茸茸的、顆粒感的，或者是帶毛刺的」，他用大篇幅文字，把各種各樣的

生活細節都展現在大眾眼前，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反映事物和情感中的各種關係。他不追求「優美的語言」，以「超低空航拍」姿態，無限貼近地面，把生活盡收眼底。出生於河南濟源，在他小說的字裡行間，還流露出河南的影子，「河南於我是臍帶相連的關係，中原文化以及河南語言哺育了我的小說語言。」分享會上的嘉賓、著名作家、河南省作家協會原主席張宇也說，「這本書一看就是以河南為背景，字裡行間都是用中原文化作為鋪墊展開，再通過李洱的博覽群書、中西文化進行了解構而成的。」

李洱告訴記者，河南作家在中國作家群中的優勢就是語言，「開封、洛陽、鄭州……20多個朝代先後在河南建都，朝代興亡更迭的過程中，王宮廷裡的文化、詩人散落在民間，和民間語言進行了充分的雜糅，從而形成了雅俗共賞的河南話。這種語言哺育了作家。即便我在書中想用知識分子的語言來寫作，依然能夠聽到河南語言的喘息聲。」

這種帶有「河南語言喘息聲」的語言風格也使得《應物兄》更無限接近「現實」。對此，張宇笑談，「《應物兄》獲諾貝爾文學獎是很有難度的。因為這種雜糅着深厚的文化積澱與本土特色的語言，翻譯起來很難精準表達這種真實感。」

書介

堅果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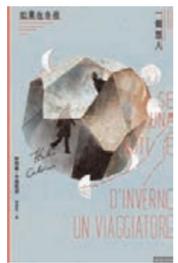
作者：伊恩·麥克尤恩
譯者：趙丕慧
出版：啓明出版



布克獎六次提名紀錄保持人、當代英國文學代表性作家伊恩·麥克尤恩，將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投胎轉世成為一樁北倫敦的現代懸疑犯罪故事。本書主角是個尚未出生的胎兒，九個月大的他飽讀詩書、多愁善感，對他即將加入的世界好奇又困惑。胎兒盡盡心思地努力吸收、長大，卻漸漸發現，目前周遭環境似乎並不有利於他的誕生。父母正在分居鬧離婚——父親是個債務纏身的詩人出版商。母親還跟情夫聯手想謀害父親——情夫是個買賣房地產的俗氣市儈。心煩意亂的母親、詭譎難測的情夫、命在旦夕的父親：一切都和他的命運糾纏不清。面臨着生存危機的胎兒，能否找出一切他需要的答案，找到未來世界中他的一席之地，並利用他極度受限的行動力，在他的堅果殼中拯救父親的性命，重新找回出生的渴望？

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

作者：伊塔羅·卡爾維諾
譯者：倪安宇
出版：時報文化



史上最有名的一本不存在的小說，伊塔羅·卡爾維諾最受歡迎代表作。這不是一部小說，而是包含十部不同情節、形式、風格，甚至作者的小說，「嵌進」以第二人稱敘事進行的閱讀旅程，組合成一座文字迷宮，當中包羅萬象，天馬行空；此外，透過兩個「讀者」各自追逐故事下落，因為一起進行，閱讀不再是孤獨的事。對故事追求竟開展成男讀者對另一名女讀者的追求，徹底顛覆了讀者和文本間的關係，故事的可能性也在作者筆下出乎意料地展開，寫出最受讀者歡迎的傳世經典。樹立至今無法超越的高峰，也是作者畢生在小說敘事形式上不斷開創與超越的總結。

簡訊

三部新著在滬首發 書畫篆刻名家劉一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導）「都說十年磨一劍，一聞先生三十年磨三劍」，從五十歲時的《一聞藝話》；到六十歲時的《一聞藝論》；再到如今七十歲之際，編著的《一聞藝譚》。在9日舉行的海派書法篆刻名家劉一聞新著出版發行儀式暨座談會上，上海市文廣影視局副局長、市文物局副局長褚曉波感歎道，「他這種嚴謹治學的精神，不為數量只為質量，活到老學到老，研究到老，值得我們晚輩學習。」

出生於1949年的劉一聞是新中國的同齡人，他不僅師承蘇白、方去疾、方介堪、謝稚柳諸前輩，上世紀80年代便以典雅的風格馳譽上海藝壇。更是深受其外祖父——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王先謙影響，致力於傳承弘揚先賢的好學精神，對中國古文獻、古文物，還有古文化有着孜孜不倦的研究追求。90年代起，以藝術家身份與學術造詣進入上海博物館工作。多年來，他形成了自身書畫印完整的創作體系和迥異時趣的典雅風格，也是上海博物館書畫、篆刻研究方面最為重要的專家之一。

書法跟篆刻要有自己的面貌，在眾人眼中，屬於劉一聞的就是「雅」，一如他翩翩君子的為人，也飽含着他多年來的學養。在上海博物館研究院、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官員單國霖的印象中，因為進入上海博物館工作，劉一聞有了從創作轉向研究的經歷。研究方面，因為有創作經驗，「所以他寫出來的一系列對古書法的理解，就比較能夠切合藝術的規律，能夠講到關鍵之處。」而創作方面，對篆刻藝術和書法藝術的創作始終堅持探索與變革。「早期的書法比較正板，現在的書法有飛動靈活的氣勢，這個跟書法的理解有很大的關係。創作和理論實際上是相輔相成的兩翼，如果兩翼齊飛就成為一個大家。」

據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志剛介紹，是次出版發行的除了集中反映劉一聞60歲到70歲間學術思考的《一聞藝譚》外，還有上海市文史館主辦的系列叢書之一《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叢書·劉一聞》和《三德印跡》，前者收入了書法繪畫等作品200件，包括書畫文獻、藝術大事記等，較為完整展現其創作歷程和創作成就。後者收錄印章200餘枚，全面反映了其篆刻水平。不僅如此，楊志剛還透露，今年底或明年初，由劉一聞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聯藏品》也將出版，這部頗具分量的著作是上海博物館藏品大系的第一部著作。

除了潛心研究和著書立作外，劉一聞始終不忘以文化之力促交流。2016年，劉一聞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功舉行了以紀念長征勝利為主題的滬港澳三地書法篆刻邀請展。2017年，為紀念並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他再度發起了「紫荊綻放——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書法作品巡展」，獲得了較大反響。

書評

文：李夢

《笨故事集》
作者：周雲蓬
出版社：磨鐵·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都離我們的日子不遠，只不過，當我們打盹或走神的時候，他不聲不響地記下了。

讀聰明人寫的笨故事，可以一字一句仔細讀，也可以開來無事讀，各有各的樂趣。若將這書放在文學批評的語境中，恐怕會難為不少評論人。作者的歌手身份，曖昧不清的文本，直白的性愛描寫，赤裸的自嘲，種種都令到這些文字游離在嚴肅文學與流行書寫之間，難以被歸類並讀解。而在我看來，笨故事，大可不必用太過聰明的方法讀。既然作者是走到哪裡寫到哪裡，興之所及，讀者亦可走到哪裡看到哪裡。就像書中那首情詩裡寫的：「走路的人，又何必在乎路的崎嶇。」路在前，無可選擇，走便是了，好在有這樣說故事的人相伴，一路可以不在那麼孤單。

何必在乎路的崎嶇 ——周雲蓬《笨故事集》讀後

今年香港書展期間見到周雲蓬，聽他說起正在寫一些故事，不想短短數月後便見到成書。這位知名盲人民謠歌手之前寫下的幾本書，像《綠皮火車》、《春天責備》以及不久前出版的《行走的耳朵》，均關乎個體經驗，回答的是他從哪裡來、如何先去北京後來又去了大理，以及為什麼要唱歌寫歌之類極度個人化的問題。而在今年十月面世的《笨故事集》中，儘管也半真半假地講了自己（或是「老周」）的故事，卻希望將敘述的邊界再擴闊延伸，談到朋友，談到旅途中邂逅擦肩的陌生人，以及生活在這世上的人們總也逃不開的苦樂與煩憂。

雖說新書取名《笨故事集》，可通讀之後發覺，不論作者講的內容，抑或講故事的方法與措辭用句，一點都稱不上「笨」，甚至可以說十分聰明，十分通透。詩人余秀華在序言《他與世界的輕觸碰》中用的這個「輕」字，用來形容全書的筆法竟

格外貼切。有些人寫愛情的傷，寫遺憾或難以痊癒的疾病，總不免煽情，引讀者忍不住流下同情或自憐的眼淚；周雲蓬則不同。他的筆調一直是輕的，鬆弛自在，偶爾帶些調侃與自嘲的味道，既不自怨自艾，也並不一定硬要為本來尋常的人事增添戲劇性的或是形而上的意涵與徵象。作者將那些往事與舊情輕描淡寫地說出來，說得亦虛亦實、似假還真，說得看書聽故事的人們情不自禁琢磨：故事的主人公明明不是我，為何時常聽來像是自己親歷或親見？

之所以用「通透」來形容本書作者，因為他並不希望借這些故事說教或指摘些什麼，用他自己的話說，只希望「在天命之年，老老實實講點故事」。書中十餘個故事，常常不知從哪裡來（或許是站在無錫橋上，或許正在想哪個夢裡的姑娘，又或許只是閒得發慌），又常常不知道走向哪裡，有些以分離或告別作結，有些乾脆沒有結局，說着說着就散了，像是

溢出樂譜之外的餘音，或是街邊不起眼的、被路人一不留神踢走的石礫。其實細想來，普通人過的普通日子，哪有那麼多驚天動地或欲罷不能呢？很多時候，不過是一種感覺、一個瞬間或數段回憶罷了。

儘管大多是小巧的、輕簡的故事，周雲蓬寫得卻很細，像是用髮絲戳弄鼻尖，惹人心癢，也惹人心動。《敬亭山》一篇中，他寫夢想中的家，一燈一櫃都寫出來，還不忘加上氤氳的雲；《遠望當歸》那一篇，他寫初戀的美，從飯盆裡的肉開始寫，寫到他用平生第一筆稿費給女孩買一條十五元的熊貓項鍊，以及買項鍊的那個寒冷徹骨的北方冬天。周雲蓬雖然眼睛看不見，觸覺卻極靈敏。別人用眼看，他用手，用耳，也用心。難怪讀他的故事總有似曾相識之感，原來書裡的故事，不論虛實，